■孔士達

人去樓空

楓葉紅

這是一件很難令人置信的事。

一九九零年是「國際識字年」(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Year)，但一個致力教人識字的組織，竟然因爲政府不予支持而被逼關閉。

這個不幸夭折的組織，是設在溫哥華東區緬街二百號街段的「學習前線」(Learning Front)。

它開辦僅兩年，就因爲經費來源沒有着落，於本年八月中宣告結束。

該組織的主辦人瑪黛・哉絲(Mardi Joyce)說，「省政府最近拒絕繼續撥款，在『國際識字年』係一大刺諷。對那些熱心學習的學員，也摑了一大巴掌。」

「學習前線」所在的地方，是卑詩省一個文盲率最高的社區。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數字，該社區超過四成的居民都不識字。

該組織的力量雖然無法獨力扭轉這種局勢，但總可以盡多少力量。

卑詩省政府去年曾經着令「識字諮詢委員會」，研究掃除文盲問題。

該委員會去年底已向卑詩省政府提出報告。其中一項建議，是透過學院項下的經費，撥款給那些社區爲大本營的識字計劃，以及對工作場所的識字訓練給予補助。

「學習前線」一心以爲，省政府會實施這項建議，使它得以繼續存在，但估不到願望竟告落空。

現在卑詩省除了學校及學院之外，其他識字中心都沒有獲得省政府資助。

「學習前線」於一九八八年，以試驗性質獲准設立，目的是訓練社區內的識字導師及學員。

「籌辦一項這類的計劃，」哉絲說，「需要很多時間和精力。而今一切努力都告白費。」

其中有一個學員M女士說，「學習前線」關閉後，她恐怕在其他地方難以找到這樣適合的學習環境。

對於一個上了年紀而仍然肯苦心向學的婦人來說，這是個多麼沉重的打擊。

哉絲說，大多數學員都認爲「學習前線」是他們進入正規學校之前一個最理想的橋樑。

她透露，部份學員已轉往附近的卡尼基社區中心三樓的學習中心。但M女士等許多學員，並沒有跑到其他機構求助。

省政府專上教育、訓練、及技術廳長布倫特・湯普信(Brent Thompson)，有他的一套說法。

據請，省政府曾向聯邦政府申請，用大家分担款項的方式，去進行多項識字計劃。

他預料到九月間，會有消息宣佈。

但是，卑詩識字計劃主席李・溫斯坦(Lee Woinstoin)指出，這種撥款方式，主要只適用於研究及試驗性質的計劃。

「學習前線」的兩年試驗期經已過去，可能已沒有資格取得資助。

溫斯坦認爲，只有省政府單獨撥款，才可以直接帮助類似「學習前線」的識字計劃。

他說，安大略省的措施，就值得卑詩省效法。

「該省有許多以社區爲根據地及設在教堂土庫的識字中心，以補助正規學校之不足，」他說。

哉絲在失望之餘說：「逐個識字計劃撥款，是一種漫無目標的做法，對於減少文盲問題完全沒有裨益。

但既然卑詩省識字諮詢委員會的報告書已認爲卑詩省需要推行更多識字計劃，何以省政府收到報告書大半年，仍然未有反應？

布倫特・湯普信也有他的解釋。

他說：「我們需要時間去積極策劃，及計算款項如何得來。」

「我們希望擬定一項實際和可以長久執行的方案，」他又說。

但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學習前線」的脆弱生命已無法等待。

在「學習前線」瓦解之後，學員固然不知何去何從，導師也感到前路茫茫。

導師多數都是學員出身。比較幸運的透過教育局找到了工作；一部份投身其他機構，義務任教；有些則要走上失業之途。

現在來到「學習前線」的舊址，門庭依舊，招牌則已經拆掉。

偶然有些有志學習的人士，來到門前，仍然徘徊不離去。他們不明白，何以它竟然會人去樓空！

■金刀

程觀儉了不起

下山磯落

許多朋友在電視裏看到程觀儉(國洋)接受訪問，都說：「很了不起。」一個中風多次的人，右手舉動不靈，五隻指頭不聽使喚，而他又是攝影家(曾得過徠卡大師獎)、又是書畫家，這個打擊，等於大俠被廢了武功。如果其人缺少一點勇氣，豈止痛不欲生那麼簡單。

有些中風的人，半邊身子不靈活，已經信心盡失，求生意志全無，坐以待斃。可是，觀儉並不如此。

他在畫展的首日，坐在中山公園裏的一個古色古香的房間裏，興奮的叫我的名子，伸出左手來打招待時，我覺得他一點也不像個「病人」，那裏像個中過風的人？再看他的石頭畫，更不相信。

可是他的確行動不靈，右手不能寫作，因此他才固執的堅決訓練左手，由不便到非常靈活，於是寫出今次展出的一批字畫來。單是這種精神已經值得我們敬仰。

在他一幅書畫並列的條幅中，我看到「物我兩忘」四個字。程觀儉還未能達到此境界，我是他的朋友，所以知道。但是他又走上這條路，物我兩忘必須悟出來，假使心境平靜，悟了時間便快。程兄暫時不能，因爲我看出他的心態，外面水平如鏡，內裏旋渦翻騰。

然而，世上有幾個人有那樣的修爲，何況還是個被困室內的人？所以，我絕對同意那些朋友的說法：程大師了不起，認真了不起。

婦人之言

■柏嘉

有備？患

存稿充足或者是存稿够用是本人一向的習慣，雖然事忙，但答允了人家的事總不能推説忙而甩底。

有段時期逢星期一交稿到大漢公報，剛好配合到週六刊出，如此這般相安無事了好一段日子。七月初，知道親朋戚友輪番殺到，於是早早備稿，交了多篇，心想存稿用完的時候應酬季節也該完結了。

不料某天晚上編輯先生竟然打電話來到我家——追稿。哎吔！快活不知有存貨，於是馬上執筆，FAX過去。

常説「有備無患」，看來如果粗心大意的話，有備亦可能有患。餐搵餐食心中有數，甚麼時候應該做甚麼，甚麼日子應該付甚麼費，習慣成自然之後，準確得有如呼吸。

但精神一放鬆，許多事情便糟了！

「有備」是指有準備，也代表一種警覺性的精神狀態。在戒備狀態中的人，一定清醒些，克制些，啊！糖尿病？戒吃肥膩脂肪甜品，月尾要找數一千元？現在便慳儉些……凡事有備，患就不會發生，起碼亦把坯影響減低些。

可惜，人不能永遠在「備」之中，事事警惕，事事在意會把神經拉成箭上弦，慢一兩條神經黏成一條的時候便茲事體大了。

婦人之言這框框只要不脱期，能趕及截稿之前交稿便算了，「難得糊塗」是好句，願與各位打工仔共勉！

■王曰叟

三鯨案

大話溫哥華

「生命力組織」(Lifeforce)將於九月十九日，在法庭控告溫哥華水族館虐待白鯨。

這是一宗比較特殊的官司。

自從溫哥華水族館傳出要增加三條白鯨的消息之後，這個生態學組織便一直大力反對。

不過，溫哥華水族館終於説服公園管理局，對此事的態度由否决改爲批准。

公園管理局主席雅打・寇宜(Art Cowie)説，印第安土著獲准，每年在緬尼吐巴省邱吉爾河捕殺六百條鯨做糧食。

「這三條白鯨在水族館，」他説，「總會舒適過給人拿來做狗糧。」

水族館遂於八月中，在該處進行捕捉。

當時雖然「生命力組織」有人在場阻止，但水族館跟土著合作，順利捕得兩雄一雌，運回溫哥華。

現在，「生命力組織」以在場拍得的録影帶爲憑，控告溫哥華水族館虐待動物，及「干擾白鯨」(Disturbing a beluga)，有違加拿大漁業部的規定。

該組織首長彼得・韓美頓(Peter Hamilton)説，白鯨在被捕的時候「受苦及不舒服。」

他指出，若干名體重二百五十磅的大漢，由快艇跳上鯨魚的背上，經過一番搏鬥，把他們制服，然後縛以繩索。

「在這個過程中，」韓美頓説：「白鯨身受痛苦和損傷，精神也受到磨折。而在運返溫哥華的途中，白鯨也被困在細小水池之内。照我看來，這都是虐待行爲。」

水族館館長基路拔・曉烈(Gilbert Hewlett)，對「生命力組織」的法律行動，認爲「不值得評論」。

還是水族館的海洋哺乳動物主任約翰・福特(John Ford)敢説，由多年來積聚經驗所得，捕取及運送鯨魚的技術已相當完善，給予鯨魚的折磨亦已盡量減少。

「這次捕鯨行動可説非常成功，」福特説，「把每一條白鯨制服、捕得、和放進小艇上，都只須幾分鐘。」

溫哥華水族館現在暫時把三條白鯨，放在一個特別冰箱内，按時抽取血液試驗，看它們能否適應新的環境。

訓練師又開始給它們吃死魚，來訓練它們新的飲食習慣，以及跟它們打交道。最低限度在一個月後，才會搬到新建的白鯨水池。

■鍾炳基

租屋難

溫哥華地產隨筆

溫哥華租屋的空置率一向近於零點，所以住客找房子很難；市政府基於這個情況，對住客很多保障，所以翻開業主與租客條例，住客聲大夾惡，九月一日開始，想過包租公(或包租婆)癮的，似乎要再三思量一下了！

根據勞工及消費者服務署長羅文、積及臣(N Jalobson)宣佈：除非樓宇特爲傷殘人士或耆英而設，否則不可拒絕有兒童的家庭申請；其次如果住客有喜，亦不能以此爲理由下逐客令，除非有廿四個月通知；另外就算租客一個月内通知搬出，亦不能自動扣除按金；如因起新屋拆樓，必需由市政府根據情況來决定何時逐客，由兩個月通知至六個月不等；積及臣並表示，如有任何租客投訴，會交由人權委員會處理；凡此種種，已經够包租業主煩惱了。

很多外地投資人士，見溫哥華空置率低，買樓收租，一般都是交由地產公司管理，否則政府報税、住客公關、房屋維修管理，都不是一般人做得來的，據聞市政府近日嚴厲清查非法出租單位，這令首次買屋人士百上加斤，很多人希望把土庫(底層)或其中一個單位租出，帮補支出費用，今後可要加大首期了！

■葉榮光

十二宮之遷移宮

玄學天地

在額角邊地處，就是遷移宮的位置，是預卜出門遠行及向外發展事業之順逆及性格之部位。包括了山林和天倉的流年部位，從眉尾以上至髮際，都列入遷移宮的範圍，古稱爲驛馬位。顧名思義，是和交通行腳有關的。

以往在交通和電訊尚未發達之前，出門者所經之處，有偏僻荒野地區，除了會受交通工具有大自然天氣構成的阻禦，最危險的，就是遇上一些山賊草莽英雄，攔途截劫，又或者誤投黑店，遭逢不測。總之對出門者帶來不少提心吊膽的實録，而識相者，在遷移宮位找尋出門者的順逆暗示，用以提高警覺，盡量避免意外發生。雖然現在交通和電訊發達，不再會遇到以上所述之麻煩，但氣色浮現，吉凶馬上便可知曉。

遷移宮位如果肌肉有削陷下去或氣色見帶昏暗，乃表示對遠行者不利，或在途中遭遇困難，意外阻滯。假若突然生有惡瘡或疤痕者，還是不遠行爲妥，尤其不利經營旅遊事業，免得徒勞無功。若其色澤枯焦昏暗，看似像被塵露所蓋者，更是遠行人仕和經營外商大忌之色，最好都是安在家中，多行善終身，希望能將有關與外地的事件化戾氣爲吉祥，宜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待氣色轉好，運氣轉强，再採取行動，才是上計。

此部位若呈現明潤氣色，表示這次遠行將會得到意外之收獲。色帶明潤而隱約透黄者，除了有利遠行外，更象徵遠方有喜訊傳來，或經營遠洋生意，會得心應手。

遷移宮位高廣，就是所選擇的職業，都以有新鮮感或以活動爲主。至於像寫字樓的克板方式工作，是不會有新發展，亦埋没了天賦的發揮才能。所以驛馬位高廣的人仕，最宜從事經紀，旅遊和交通等行業。

■何展虹

仇恨

浮生不斷記

那天一班朋友説起仇恨這個題目。有人問：「你可有甚麼人十分痛恨的。」我想了好一會兒答説：「没有。」真的没有一個人令我憎恨。並不是我性情好，而是事實如此。我們時常會不喜歡另外一人，但是憎恨嘛！就很難説了。我們或者會痛恨某人的某次行徑某種行爲，但愛與恨通常只是一線之差，而且所耗用的精力幾乎相等。一生中我們愛不了幾多個人，何况痛恨呢？

有朋友又提出：「那麼如何去解釋各族之間的仇恨歧視？」我覺得那大部份是利益衝突。例如那些政治笑話，最近蘇聯人已没有人去笑了。反而是從前最弱小的猶太人，變成爲對象。舉個例。

一個美國人、埃塞俄比亞人、蘇聯人和猶太人受外國記者的訪問：「對不起，請告訴我關於糧食不足的意見。」

美國人回答：「我不知道什麼叫做『不足』。」

埃塞俄比亞人回答道：「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糧食』。」

蘇聯人回答説：「我不知道什麼叫做『意見』。」

猶太人回答：「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對不起』。」

又再舉另一個例子：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當然並不是因爲仇恨。這一切純粹爲了增强本身的經濟力量而已。

還有，爲了一些利益，我們憎恨的敵人也可以成爲「好朋友」，「好夥伴」。